

加入『爱鸟护鸟』的行列

杨方

近日,我的老家雄安新区安新县的一位名叫韩战桥的教师在白洋淀救助野生鸟类的报道引发关注。韩战桥在接受《保定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愿守护雄安的每一只鸟。”韩战桥是一名白洋淀鸟类保护志愿者。他时常背着相机、骑着摩托车到羊角淀、马棚淀、孝义河口湿地等鸟类栖息的地方巡护,观察、监测、救助野生鸟类,为研究白洋淀生态变化积累资料。

“我愿守护雄安的每一只鸟”,小学老师韩战桥爱鸟护鸟的心声和誓言,令人敬佩。据报道,截至目前,由韩战桥记录的鸟类已达95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6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1种,国家三有保护动物78种;经他救助的鸟类有40多种,数量有100多只。

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人们的环保意识大大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鸟护鸟的行列中。就在前不久,笔者还读到另外一条“爱鸟护鸟”的新闻。据10月20日《深圳特区报》报道,一条“腾讯深圳总部滨海大厦为鸟贴膜”的新闻冲上热搜。鸟类因不能辨识玻璃,与建筑相撞导致死亡的现象已成为严重生态问题。为防止“鸟撞”事故发生,腾讯公司在深圳总部滨海大厦外侧玻璃幕墙粘贴上波点贴膜,此温暖之举彰显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树立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形象。

给大楼玻璃幕墙贴膜,必然会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会激励更多的人关注鸟类生存保护,营造爱鸟护鸟的良好生态氛围。另外,通过“防鸟撞”的建筑改造,也让更多专业人士意识到,一开始就应该从建筑设计、材料的选择上,考虑到鸟类生存保护的大事;在展现高楼大厦现代美感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到玻璃幕墙对鸟类的伤害。建设“鸟类友好型建筑”,应该成为社会共识。如此,从源头创建“鸟类友好型城市”,才能彰显一座城市的文明与温度。

“为鸟贴膜”的温暖,还有“爱鸟护鸟达人”韩战桥的心声和誓言,会辐射和走进更多人的心灵。事实上,全国各地像韩战桥一样的鸟类保护志愿者还有很多。只要从互联网上一搜索,摄影界的爱鸟达人在各地已不计其数。而“为鸟贴膜”的“鸟类友好型建筑”以后也会越来越成为常态。

草木香和柴火味

张亚凌

此生不慕披金戴银,不羨山珍海味,却无法拒绝两样,草木香和柴火味。只要走在林中或田野,我会凑上去或干脆蹲下来,贪心大涨时还会揪把草,皱起鼻子可劲儿闻。适逢街道或公园里修剪草坪,因大面积修剪而散发出的草木清香,更是让我寸步难移,情不自禁地随草木们一起深呼吸。

一次单位里的园丁修剪冬青,浓郁的清香呼唤着我。我跟园丁说我刚好没事,想体验一下。被允许后,我举着九斤重的电动修剪机,将办公室门前一长排冬青修剪完了。像草木香一样,能给我的嗅觉神经以如饮醍醐般顶级享受的,就是柴火味。

小时候,在老家大灶上用大铁锅蒸馒头,必得烧柴火。烧柴火蒸馒头,烟熏火燎,家中兄妹唯恐避之不及,我则一脸陶醉地站在灶屋中。

前不久,有一次晨练,见路边有人在门口用大锅烧水,干柴烈火噼里啪啦地响着。我竟站在路边挪不开脚步。我深深地呼吸着,似乎听到儿时母亲唤我回家吃饭。

草木香和柴火味,草木由生到死,我的痴迷画了个圆;宛如几十年前的乡下,自然,纯粹,始终相连,死后又生。



人生写意·企图

程远

有的光亮。能够湿润我们业已粗糙情感的,常常不是价值连城的珍珠,而是清晨打湿我们衣襟的露珠;能够温暖我们干涸内心的,常常不是小说和电影《简爱》里制造出来的桑菲尔德府的弥天大火,而是夜晚曾经点亮遥远地平线那星星点点的萤火。

所以,尽管我们的一生都是小事而已,也不必自惭形秽。即使我们人微、命轻、名贱,毕竟有这样充满一生的件件小事,温暖着我们自己。

雪,还在纷纷扬扬下着。我也还在读放翁的诗。

读到这样一句:“布衾常不暖,夜夜亦安眠。”我们比他强,不致于布衾不暖,更应该夜夜安眠。

还读到这样一句:“小草数行字,残花一曲歌。”在他的眼里耳里,小草可以书法成字,残花可以迎风吟歌,我们呢?我们可以没有他写诗的本事,面对这个大雪纷飞的寒冷世界,我们有他这样的眼睛、耳朵和敏感而温暖的心吗?

(2023年12月14日大雪中)

件件鸡毛蒜皮陈芝麻烂谷子一样的小事,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只褪光毛的白斩鸡。

想起法国音乐家德彪西的一桩轶事。小时候,家人给他们几个孩子钱去买早点,别人都买大个的东西吃,唯独德彪西买小的。别人问他为什么?德彪西说:大的让我恶心。尽管说得有些绝对,他确实一辈子恪守对小的偏爱与尊重。他创作的绝大多数作

品是小品,没有一部那个时期最辉煌最热门的交响乐。

在崇尚宏大叙事或豪华场面乃至好大喜功的价值观面前,小是常常容易被忽视,被不屑一顾,甚至有意无意被踩在淤泥里的。在露珠和珍珠面前,我们容易选择珍珠;在草萤和火焰面前,我们容易倾向火焰。但是,露珠非珠,却自有一番难得的湿润;草萤非火,却自有一番独



雅舍谈艺 有鱼

好像民间有种说法,鱼刺越多,鱼肉越嫩,不知是何根据。不管怎么说,总有一些人不惧鱼骨,就像有人喜欢冒险和挑战一样。

雪天四悟

肖复兴

不堪吗?所以,放翁诗中说:“逢时有命求何益,触事无心得最多。”

功名利禄,是很多人渴望的,读书人尤甚。小时候,我父亲的口头语之一便是:“小时吃窝头尖儿,长大做大官儿。尽管他从小就吃窝窝头,到老也只是一个20级的小科员。放翁年轻时,功名心更强烈,“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老后

一再感慨“少年妄意慕功名,老眼看来一发轻”;反思“一声菱唱起何许,洗尽万里功名心”;自嘲“一生自笑闲中过,不为功名也白头”。

人、命、名这三者明了,便会把事情看淡看轻看小,便是放翁晚年所言:“老觉人间万事轻,不妨闲处得闲行。”我们凡夫俗子的人生这一辈子,可不就是由一件件小事构成的吗?没有这样一

天冷加衣

周毓之

去看望一位中风后认知和语言有障碍的老太太。老太太八十多了,不太认人。有时候意识清醒些,会握住亲人的手,默默流泪,让人心酸。同样是八十多的老先生,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她,细心、平和,如同老太太多年来照顾他一样。

这次老先生告诉我们一个细节。前几天的一个早晨,老太太握住他的手,又摸摸他毛衣的袖笼,似乎是掂

量一下厚薄,然后努力发出啾啾呀呀的声音。老先生猜想,是担心天气入冬了,他穿的衣服不够暖和,原本这些事都是老太太料理得好好的。老先生紧紧握住老太太的手,把暖意传达给她,连说了好几声“放心”,老太太也捏捏他的手。

当“天冷加衣”无法用语言表达时,我们还有温暖的手,还有凝望的眼,还有牵挂的心。

堆雪人

伍柳

儿时,每到雪天,邻居孩子们便相互招呼着跑到院子里堆雪人。我隔窗望着他们,内心非常羡慕,觉得他们的手真巧,没多大工夫,一个雪人就立在那里:煤球点缀的眼睛,胡萝卜变身红鼻头,雪人身体两侧插上两根树枝,就像舒展开的双臂。我笑了,觉得雪人很可爱。家人也让我去堆雪人,我没去,我没有自信,总觉得不如那些孩子。整个童年,我都没有在雪天

堆过雪人——直到我参加工作那年的冬天。

记得那个冬天特别冷,还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雪。在那个雪天,下班回到教室宿舍后,我望着窗外厚厚的积雪,心中忽然有种莫名的冲动,情不自禁地走了出去,拿着扫把将积

雪扫成一堆,接着就上手摆弄起来——我也要堆雪人了。同宿舍的几位老师

出来看。开始,我还有点怕被围观,可在不知不觉间竟有些沉浸其中,甚至忘乎所以,直到完成塑形,直起腰来。这时,一直在旁边观看的老师指着雪人

惊呼起来:这不是谁吗!他说出了一个名字。我赶紧认真观察,是有些像:那清癯冷峻的面容,微微昂起的头颅,一副横眉冷对傲雪凌霜的神态,我也为之一振——我被自己的作品感动了。

那个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每到雪天,我还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雪人那微微昂起的头颅,那目光仿佛要刺穿沉沉的冬云,拨云见日。

“嘭”的一声巨响,如炮贯耳,孩子们欢呼着捡拾溅出的米花散粒。

当年冬日里冰冻可食的水果并不多见,东北的冻梨算是比较有名的,而京津冀一带山区最常见的冻果是柿子。香蕉、桃等水果都经不起冻,唯有柿子越冻越软甜可口。蓟州的盘山磨盘柿以个大、皮薄、汁清、甜度高著称。在外冻放了半个冬天的柿子,在春节前的腊月里已全部脱涩糖化。牙口好不怕硬的年轻人,想吃冻柿可直接啃食,但笔者周围还是以爱吃软柿者居多。他们将冻柿放

零食冻果与吃趣

杨银华

农耕时代的乡下,冬日时光相对闲散漫长,于是需要零食来消磨时光。那时没有干果及四季的时令水果,零食都是“土特产”,即白薯干儿、爆米花之类的食物。

白薯是冬日既接地气又亲民的农作物食品。白薯干儿分两种吃法:一种是生时切成薄片晾干,冬日里在火炉上烤至焦黄食用,如同今日的薯片;另一种是将其用

蒸锅焐熟后,大块儿切开、小块儿整体晾晒至半干状,留待冬日里嚼食,口感如牛筋糖一般。生薯干儿烤熟食用时,味道中略有“白薯气”;熟薯干儿嚼食时相对好吃,它们都是当年冬日不可多得的休闲食品。

爆米花是用农家皆有的最常见的玉米粒“炮制”的。每当街巷里来了爆米花匠,便会被大人孩子围在中间。爆米花匠把每户端来的生玉米粒倒入特制的铁容器内封闭,用炉火加热到一定程度后,再对着一个袋子打开。

星期文库

冬日生活纪实之二